

## 春雨

张育梅

立春两日有余,却不是春雨之始,今春尚未有闷雷,雨水却早已下得欢快。骚动的城市、不安分的万物,按捺不住的你我似乎早已把这个春天搅得混浊不清。我看不见你,你摸不到我,枯叶舍不得离开老树,新芽逼走了断枝,田地里还是黄土昂首,田埂边却有绿草挑逗。梅州这个小城市像困在锅里的馒头,热乎着一股劲却不能立马往嘴里扔,需要冷却些许时日,才能除去烟雾清晰可见。

半个月前的第一场雨是轻轻撒下来的,亲吻着我的额头,突然有一种错觉,是久违的你回来了。木棉早已开花,在雨水的浇灌下更显其英雄本色,雨水撒在火红色的花瓣上像一层薄雾遮住了出嫁的女儿,为木棉增添了神秘。我走在公园的木棉树下,看着轻飘

飘的细雨轻轻洗刷着带刺的木棉树,突然感慨,这个春天对大地是何等的博爱及宽容。春天轻轻地抚摸沉睡的大地,如母亲的双手轻轻摇醒需要上学的小孩,只是孩子,是那孩子,起床气大得带刺,是木棉树上忽大忽小的刺。春天用微笑把这刺搂在怀里,用几乎听不见的雨声告诉大地,该醒了,就在这时候。

细雨也撒在湖面上,那一圈圈散开的水纹是拉开春天戏剧的帷幕,遮盖着湖下真正的春天,让每一条舞者身份的金鱼整装待发。偶有一两条鱼窜上湖面,像是报幕员,告诉我们春天来了。我没有打伞,细雨成了眼前的轻纱,让我看不见春天里的你,看不见金鱼串上水面的表情是否有几分调皮,春天这个舞台剧似乎真的不够严肃,说来就来还调戏着万物。

推开雨纱,躲进湖边的亭子里,雨水停在睫毛上端详着我的窘态,责备着我对她不够

尊重。“今春雨水纷纷下,对视乘雾泪涟涟。忽如一箭穿明月,戏笑万物不持重。”雨水滴在水草上,弹跳的雨珠打湿了我的裤脚,深知没有预备的相见都是冒犯,轻挽裤腿,双脚温暖着春雨,春雨滋润着肌肤。也许尝到了甜头,雨水开始肆虐,湖对岸的一切变得模糊,湖面升起了雾气,让周围的一切都因着这雨有了一场肆无忌惮的侵犯。我甩开额头上一直盯着我的雨珠,让她与湖面的金鱼来一次亲密的邂逅。

雨是天与地来回穿梭的麻线,越下越密越下越粗,拔高了茵茵绿草,染红了朵朵花蕾,也惊醒着每一只蛰虫,让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开始复苏。这个时候公园周边的黄色风铃木显得特别刺眼,迎风摇曳着叫醒桃花、杏花、李花……等到把蔷薇都摇醒了,耳边滴滴答答的雨声都变成了花开声。

大红灯笼高挂的年似乎真的成了过去,

春天是个任性的演员,她登场的舞台容不得别的演员添乱,别看百花齐放争艳,哪一个不是春天安排的配角,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衬托春雨的舞姿。细雨舞步轻盈,大一点的雨是民族舞,骤雨是踢踏舞,滴滴答答的停雨声,是落幕前的感谢,吐词干净彬彬有礼。她来,她去,都显得大方又谦逊有礼。

春天的雨来得缠绵来得持久,来了就不愿意走。看着停不下来的雨,再看看身上湿润的衣服,打了个喷嚏把春雨赶出我的体内。我以这样的方式,表达了对春天的感知,春雨报我以热忱,更是肆无忌惮地狂撒,赶紧打了个电话让人来接我回家。

城市在钢筋水泥的巩固下,显得沉稳而持重,春风拂面时的僵硬在春雨的洗涤下依然不改容颜,像个读不懂的男人“百毒不侵”,可偏偏又遇到我这个“百读不厌”的女子一次又一次地探索着它的魅力,然后陷入深深的凝思中。这样的城市,春天是如何征服它的?春雨打在窗外,玻璃上停留下的雨珠,在夜晚霓虹灯的映衬下,为城市穿上了春天的新衣。道路上的车辆走到哪里都挂着春天的彩珠,人们走在路上,彩色的雨伞如每一只蝴蝶飞进一座座花朵似的建筑里,无声而有序的行为是这座城市给春天最高的礼遇。

雨一直在下,下的全是你。

## 属于我的日子

钟立

街角路边  
窄小的店铺  
串起了  
城市的烟火  
成堆叼烟下棋的老汉们  
在楚河汉界上  
重新排列岁月的纵横

我的车穿行在记忆里  
记忆已偏离了回忆的轨道  
也许是过往的瞬间  
吸引了我的目光

小城还在那里  
而属于我的日子  
已渐渐远去

## 撞见善良

陈华

一脚将刹车踩到底,可是距离太近了,一个骑电动车的女子被撞倒在地。我瞬间感觉大脑一片空白。

电动车有一半卡进我的车底,侧躺在地上的女子,一手撑着地,努力想站起来。

我赶紧拨打122,电话那头告诉我,如果伤者无法站立,请拨打120及时送医。路边一位大叔赶了过来,他让女子尝试着做几个动作,然后安慰道,他曾经骨折过,以他的经验,女子应该没事。

“能不能帮我一下?我不想这样坐在马路上。”慢慢恢复平静的女子声音虚弱。

我和大叔一起慢慢地把她扶起来。“我骑电动车一共没超过5次,下次再也不骑电动车上下班了。”女子像是一半自嘲一半自责地说道。

交警很快赶到了现场。没等我开口。女子先说道:“是我闯红灯了,我的错。”面对警察时她如此直率让我觉得非常意外。警察同志例行公事地进行拍照取证、证件登记后让我们一起去医院进行检查。

医院停车场离门诊部有一段距离,之间有个坡道。经过坡道时,女子疼痛得好几次想停下来。我说找一个轮椅吧,女子摆摆手说不用。

快走到门诊部入口时,女子已经疼得快走不动路了,她说从左侧的肩膀一直到左腿左脚都非常疼痛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,莫非女子真的是哪里骨折了?

女子的爱人很快赶过来了,他是一个高大魁梧男子。

看到我带着小孩一起在帮忙,男子大声却面带笑容地向我打招呼:“你是接孩子放学吧?”紧接着,他扶着妻子,声音很轻:“你没事吧?”

“你怎么啦?”医生的问话非常直接。诊断结果很快就出来了,没有骨折,只是软组织挫伤。气氛一下轻松了许多。

“我劝她不要骑电动车,她不信。这不,就出事了嘛。”男子还在埋怨妻子。

医生看了看诊断结果说:“没什么要紧的,那点开消肿的药吧?”女子摇摇头说不用。后来在我的一再坚持下,女子同意让医生开了一点药。

我要送他们回家,男子婉拒了,他说他开车过来的。

这个时候,我哥哥打来电话。他原本是约我晚上小聚一下的,听说我开车撞了人,期间不断地给我电话询问处理进展情况,还说要过来帮我。我知道他的意思,扶起摔倒老人反被讹诈的新闻网络上并不鲜见,何况我这是真撞了人。

听说一切顺利,哥哥说,过来喝一杯吧,给你压压惊。

饭桌上,我把刚才发生的事向哥哥说了一遍。哥哥端起酒杯一口喝干:“你说的这个情况,我还是头一次听说。”



## 锦春图

郎世宁(1688~1766)

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

清代画家郎世宁,意大利米兰人,27岁来华传教,并在宫廷中从事绘画及传授西方油画技巧和透视法,创造出了迎合中国皇帝的中西融合新院体画。其画题材广泛,人物、花鸟、山水皆有。此轴描绘的是海棠盛开时节,一对锦鸡栖息于水坡岸旁的湖石之上,有吉祥长寿寓意,画中海棠花与灵芝的描绘展现了明暗变化,设色讲究,但山石坡岸是中国传统笔墨。

供图·配文 纳因

## 我见红梅多妩媚

宋晓萍

每日上下班,总要自学校西门走一遭,只为看一眼那湖边红梅。红梅已开放一月有余,远观依然繁花万点,艳若朱砂;近看花朵,亦多呈怒放姿态,甚至个别枝条尚有几点待开的骨苞;这情景,分明一副盛放模样,哪见一丝花开月余的疲态?

红梅植于湖的南边,只几株,然而虬枝交错,横斜逸出,俨然成一片梅林。湖在校园西边,远离教学区,平日少有人去,假期更是寂寥无人,只有湖中白鹅偶尔引吭,为湖边红梅高歌一曲以慰寂寞。

隆冬时节,校园外随处可见红梅盛开的身姿,公园里,道路旁,每棵梅树都开得尽心竭力。路过的人们,每看见总不免为红梅无保留的盛放感染而由衷赞上一句:“这红梅,

开得真好!”校园里的红梅也一样开得热烈且不遗余力,只是被围在了墙里,又因开放时间恰逢寒假,便极少有人见过它盛放的模样,更有人连湖边植有红梅一事也不知晓。

某年寒假,正是雪后,偶然绕经湖边,一抬眼瞥见红梅傲雪的姿态,只来得及“呀!”一声,便惊立当地,半晌不能呼吸,仿佛一呼吸,这美景便会如梦幻般消失不见。天地一片茫茫,梅树被琢成玉树琼枝,莹润剔透的枝桠上艳红万点,密密麻麻,如粒粒朱砂,若隐若现地镶嵌在皑皑白雪里,鲜艳明媚,清韵高绝,如诗人画。我这意外的闯入者,被惊得一时失了魂魄。

自那以后,没事便去亲近那一片梅林。湖边草木繁多,其它季节,梅树居于其中并无独秀之处,无论绿叶葳蕤,抑或花叶尽落,孤枝俏立,甚少引来人们的目光,只在有人指问一声“这是什么树”时,才能赚得一瞥目光的

投注。待至冬意渐浓,梅树褐色的枝丫慢慢点上朱砂时,偶会有人于经行时停一下脚步,讶异一句:“那是红梅呢!”然而,似乎也仅止于此,很快假期来临,校园安静如亘古,徘徊梅林的便只我一人。

凛冽北风里,梅香暗度,疏影临水,美得人心颤。绝美的东西似乎让人绝望,因为想挽留却总又挽留不住,哪怕相机,哪怕笔墨。在绝美的红梅面前,我的脑袋常一片空白,不能思考。红梅红得端庄自持,艳得凛然难犯,立于其旁,却不敢轻言嬉笑,仿佛一开口便是亵渎,只能痴痴看着,或呆坐在梅树下的大石上,虽不言语,却与红梅心心相印。有时也会看向湖里,湖里白鹅时而划着水悠哉而去,时而扭过颈项,向着梅林叫两声,叫声里似乎有莫名的喜悦。

我与红梅,与白鹅,与世间万物,就这样相见成欢,仿佛自天地鸿蒙以来,便如此浑然不分,宛如一体。

## 归来 归去

叶骑

我在冬天的时候归来。

农用车停在村头,车门外站着的是我母亲。虽然年过百岁,头染霜花,但每年的这几天,她都乐呵地站在村口迎候着,看着我乘坐的农用车,似一个点,从大山深处跃出,慢慢向她走来。

我下了车,母亲拉起我的行李箱,走在前头,就像小时候,放学了,她来接我回家。母亲说,你又瘦了。我没说话,也乐呵地笑着。进了家门,饭桌上一桌饭菜早已备好,每一道菜,都曾无数次,出现在我远方的梦里。

我喜欢回家的第一天,在村子里闲逛。看人字形的屋顶,看青砖黑瓦,一个人再次走在那条一下雨,就泥泞得无处落脚的羊肠小路上。我知道这条路通向何方,也记得在小路尽头的每一间房屋。只是时间斑驳了土墙,有些房子已经破落,有些门窗锁住了,从此再也没有打开。

我惦记着村口的那条河。潺潺的溪流,呜咽的流水,每一颗河底的卵石上,都曾留着儿时的足迹,我常给身边的朋友说,我是在故乡的河水里泡大的。今天我又来到了河边,却无法走进它,融入它,它用它的温度把我拒绝。我站在河边,同它像一对久别重逢的旧友,久久对望,却相对无言。

我站在村头,放眼整个村庄,延绵的群山将它重重包围,四周高大的林木,褪去了春夏的繁华,唯剩枯枝的树枝,在半空交错盘桓,宛若刻在青天一般。你知道,我赞叹整个村庄冬日的壮美,但我又怎么能忘了,这个山村春意蔓延时的葳蕤?

晚上,母亲对我说,你的上衣脏了,换件新衣裳,我给你洗洗。我说,这是我今天出门刚换的衣服。母亲说,那也脏了,得洗洗了。我看着母亲,突然明白过来,其实衣服脏与不脏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一位母亲,可以在这不长的时间里,再给自己的孩子,洗一次衣裳。

我在这个村庄走走停停,追忆着曾经属于自己的点点滴滴;我跟家中的父母说说笑笑,品味着这段并不会为自己停留太久的静好时光。

终于,我将在这冬日里归去。

临行那天,母亲为我准备好家乡的腊肉、柑橘,还有路上的饭菜,送我到村口,眼神里写着对下一个冬日的期待。

农用车开动了,母亲年迈的身躯,已经不允许她稍快一些地行走。但后视镜里,我仍看见了她为我迈出的步伐,看见了她渐行渐远的身影。

我不忍回望,抬起头,望向窗外,眼睛细细抚过故乡冬日里的土地,土地上生长的每一棵庄稼、走过的每一个行人……

多年前,当踏上离家的列车那一刻,我还没意识到,从此后,故乡只有冬,再没有春夏秋。

## 飞雪如诗从天落

徐泰屏

江南的雪老是落在岁月的底里,或是初春的某一个日子,以轻扬的姿态飞舞在天地之间。它的每一次悄然而至,都给江南的大人小孩带来了几许的欣喜和亢奋。从斜斜地飘落,到打着旋儿飞舞,细若鹅毛也好,大如鹅毛也好,再冷的脸色此时也会被雪的飘落所激动,被雪的纷飞所暖和。

看到户外落雪,不管是北风怒吼的严冬,还是天寒的初春,都是一首首余莽莽的诗,寂然无声地拍打着我的心灵:有冷并热烈的感受,有撑船摇桨独钓寒江的冲动和向往……

那一年,我陷于青年丧偶的苦厄之中,在漠视一个个白天黑夜的同时,整个人都处在麻痹失语的状态。故里的破败、生活的困顿、境界的冷落,幼儿嗷嗷待哺的饥馑,把所有的悲苦化作“借酒浇愁”的缘由,用黯然的泪水打发“对影成三人”的寂寥。人在绝境之地顿如枯木一般呼喊的滋润,涸辙之鲋一样想水的荡漾。在一个因为漠视而近于忘却的凛冽冬日,一些纷扬的雪花,就像一幕冗长的话剧终于进入了高潮一样,在寒风冷雨的充分铺垫和渲染之下,扯絮一般自高天之上飘落下来,让我陡地窥见了飞舞的白色精灵,并被一只鸟儿的飞翔所惊悚,所吸引……

一只鸟,在粉尘一样弥漫的雪域,在鹤唳的风范中,做着无所谓东南西北的忘情翱翔,用生命最赤诚的力量恣意地旋舞,无我地飞舞……它的姿态比雪的轻扬更舒缓,更轻柔,更潇洒。它平缓而舒展地亮着双翅,翻腾扶摇,一翅一影,都像是啸叫与呐喊,让我品读,让我顿悟:一旦在雪的天幕上亮开了双翅,就一定要把风和雪的阻力化为飞翔的动力,就要用生命在运动中产生的温度与热能,去消融鹅毛大雪对自己的致命覆盖与遮蔽。

接受一场雪的示意,我在银装素裹的田野阡陌和村寨贫屋之中,看到了披风冒雪的身影,窥见了抱薪取暖的姿容,顿时觉得雪既是自然的,也是诗歌的。就有一种翻山越岭的寻觅,让人在怀想与沉吟之中,又一次想起了“已是悬崖百丈冰,犹有花枝俏”的梅花品性与本色。

山川,河流,丘陵,平原,大路,小径,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。树木戴上了高高的雪帽,修竹成为变形的雪弓,大地披上了厚厚的雪被,四野里泛着莹莹的雪光。悄然而至的落雪,使简单乏味的冬天有了惬意和漫想,使内容空洞的季节变得丰富而饱满,也使许多人在瞅望皑皑白雪时,对冬天的真实存在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。

飞雪如诗从天落——邂逅这漫天飞舞的白色精灵,许多的心绪因为照耀而变得感慨万千。面对一朵朵从容飘落的雪花,以及天地一色的妖娆雪景,一种浪漫而快乐的情绪油然而生。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下,有的人有了踏雪寻梅的想法,有的人有了吟哦诵咏的冲动……

江南,正是期待和憧憬春意盎然的时节。



静物·丁香  
古斯塔夫·卡里伯特·法  
玛·供图